



ありすがわ ありす

ロシア紅茶の謎

俄羅斯紅茶★藏書

謎

[日] 有栖川有栖 著 鄭 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红茶之谜/(日)有栖川有栖著;郑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8

(国名系列)

ISBN 978-7-5327-6904-9

I. ①俄… II. ①有… ②郑…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8715 号

**ROSHIA KOUCHA NO NAZO**

© Alice Arisugawa 199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字: 09-2014-264 号

俄罗斯红茶之谜

[日]有栖川有栖 著 郑悦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08,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6904-9/I·4178

定价: 33.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9907745

## 目 录

- 动物园的暗号 / 1
- 天棚的散步者 / 40
- 红色闪电 / 70
- RUNE 的指引 / 95
- 俄罗斯红茶之谜 / 122
- 八角形圈套 / 153

对我来说，期待去动物园玩，主要是为了看猿猴。无论是小时候，还是如今三十三岁的年纪，这种心情从未改变，站在猴山前很容易就能消磨一小时。尽管如此，像这样实实在在地站在动物园猴山中可是第一次。既非猿猴又非饲养员，对于我这个推理作家，估计也是此生最初也是最后的经历。

“受害者应该是因为头部受到钝器击打之后被凶手扔下来，死在这里的墙角。这种状况……”

穿着制服匍匐着详细地描述犯罪过程的是大阪府警搜查一课的船曳警部。周围的猿猴们用奇怪的、从未见过的表情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这是大阪府立阿倍野动物园有猴山以来的稀罕事，因此会引起这些高等动物的兴趣。

“左手放在胸口下，右手是放在头上吧？”

对着警部头发渐秃的后脑勺发问的是我的朋友火村。火村英生，三十三岁，英都大学社会学部副教授，专业是犯罪社会学。

我把他这种参加实地考察研究并实际参与犯罪侦查的人叫做“临床犯罪学者”。

“是的，右手是这样紧握着拳头。”

几秒钟之后，警部摇晃着积攒着脂肪的肚子站起身，拍打掉白衬衫上沾上的土，调整吊带裤子——他自称是复古式。提到吊带，我就能忘记他好像鸡蛋一样圆的秃头，好像传统故事绘本里画的狸猫一样的圆肚子。别说“最佳服饰奖”、如果有“吊带先生奖”的话，我一定大声推荐他。

“刚才说的被害人手里握着奇怪的纸条，是在右手中吗？”

听到我的问题，警部用力地点头。我曾以火村助手的身份不止一次地参与过案件侦查，自然可以向船曳警部发问。

“是张莫名其妙的奇怪纸条，上面写着好像暗号一样的鹤、龟等内容，估计你这个推理作家会有什么灵光一闪的想法，我马上拿给你看。”

“嗯，好的。”我说。

火村拨弄着少白头的头发抬头往上看，我也跟着抬头看。站在猴山之底，三月的天空看起来特别高远。那些把手放在长出铁锈的栅栏上向下看的，不是拖家带口的人们、也不是郊游小学生的笑脸，而是壮硕的刑警、鉴识课警察。

“被害人从高处掉落之后，还一息尚存吧？”

“勘查的结果是这样的，不过并不是可以出声求救的状态。饲养员办公室、动物医院都离得远，就算大声呼救也听不到。而且濒死的被害者也做不到。”

“没有事故或自杀的可能吗？”

对于我的问题，警部充满自信地回答：“山上找到了血迹，是他杀。”

“那个，你说过被害者的姓名了吗？”火村两手插在白色夹克的口袋里问。

警部突然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啊，抱歉，忘说了。被害者是太田善治，二十九岁，是在这里工作了十年的饲养员。”

“推定的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

“大致上可以锁定时间段，是昨夜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

“太田善治先生是那时值班吗？”

“是的。正好轮上他夜间喂食，昨天的值班时间是晚上九点到今早六点。”

这时，警部介绍了尸体的发现过程：“发现尸体是凌晨两点三十分。发现者是当时进行定时巡逻的同事乾令二。他立刻叫了其他同事和兽医，但是他们下来一看，不用兽医诊断，很明显发现被害者已经死亡。感觉不像是失足跌落的意外事故，他们立刻报了警。天王寺警署记录的电话报警时间是凌晨两点四十九分。”

之后，根据天王寺警署的通报，船曳警部到达现场的时间是凌晨三点半后。在追溯案件过程中，感觉案件非同寻常，于是请了火村老师过来，这位身在京都的副教授接到电话的时间是上午七点半。我在七点三十五分，接到火村打来的电话：“你家附近的动物园发生了推理小说家喜欢的案件，你一起过来吧！”那时，我可是早上五点结束工作刚刚躺下没多久。

火村从京都赶来现场的路上，住在距离公园步行十五分钟的夕阳丘的我，悠闲地吃着早餐看着早报，报上还没有案件的相关新闻。大阪市中心动物园的猴山发生深夜杀人案，这种惊悚的事情，不仅地方报纸，全国性的报纸很快就会报道。虽然船曳警部脸上看不出什么，但内心也一定激动万分。

“多亏今天是周一休园日，所以不用操心案发现场周围的证

据保全问题。”警部摸着肚子说。的确如此。案件要是发生在前一天星期日，可就要为如何处理入园游客而发愁了。大多数的休园日被设为动物被大量人群观赏，看得疲惫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周一。阿倍野动物园也遵循通例。这省下了隔离现场的麻烦，也方便“临床犯罪学者”及助手——再说一次，这只是名义上而已——参与案件侦查。顺便说一下，火村可以参加现场侦查得到了大阪府警本部长的许可，是因为他过去的成绩。

“这里的情况可以了吗？接下来，我们去饲养员办公室做详细情况的说明。刚才说到的奇怪的纸条也在那里，还有案发时在园内的人员也被集中在一起。一起去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船曳警部一边喊着“嘿呦”一边开始攀爬陡峭的石阶。跟着他的大屁股爬台阶上去，迎面而对的是通天阁。动物园加上通天阁，这可是大阪孩子的童年风景之一。

“要是猿猴会开口说话的话，案子立刻就能破了。这里有那么多目击者。”我回头看着这些人类的祖先说道。火村表示赞同，“是啊，这些家伙会像 *Homo Sapiens*（理性人）一样不撒谎吧！”

## 2

在饲养员办公室当中设置的休息室里的人是从昨晚开始就禁止出入的五位男士，通宵再加上已经过了上午十点，每个人都面露疲态地坐着。在进去之前就听警部说，昨晚在园内的人中间，和案件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已经在九点得到回家的许可。这么说的话，现在这里的五个人目前是嫌疑犯。

“我们不想花太多时间，还请你们再忍耐一下。”打过招呼之后，船曳警部向他们介绍了火村和我，是帮助警方侦查的犯罪学



者和助手。没人就此提出疑问。

接下来警部向我们介绍了五个人的名字和简历。坐在最右端的是中丝郁夫，是个结实的肌肉男，他卷到手肘位置的工作服露出的是像健美运动员一样强壮的手臂。

坐在他旁边的是白鸟梓，名字很有优雅男星的味道，面容却是皮肤浅黑，眉毛胡须浓重的男人样。

中丝和白鸟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乾令二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和前辈们不同，他的脸上还有着少年般的光泽，放在膝盖上交叉的手指也很纤细。他目光低垂，却时不时翻白眼偷看着我们。

这三个人穿着灰色的工作服，一眼可以分辨出是夜间饲养员。另外两个人不同。一个人是大概五十岁、身形良好的男性，绪方虎三身着白衣表明自己是园内的兽医。他不停地打着哈欠，像是无声抗议，暗示着我们让他早点睡觉。

在猴山听警部讲案件过程时提到过兽医，何况他在动物园工作也没什么特别的。剩下的那个人真是让人想不到。此人身着双排扣的休闲夹克，一直专心地擦着黑框眼镜。他叫 Animal 岗田，精于模仿动物声音和形态，虽然他主要以关西地区为中心活动，但也常常在全国的电视节目中演出。我这是第一次看见真人，感觉他看上去比二十六岁的实际年龄显老。暂且不提这个，话说他为什么会深夜出现在动物园？

“岗田先生昨夜身在动物园，是为了观察动物的夜间活动吧？”像是意识到我的疑虑，警部问他。已经问过案件的情况，警部只是为了让火村和我确认。

“嗯。我是为了琢磨模仿动物的新点子而来的。”岗田用我们经常看电视上听到的声音回答。

“听说你刚出道开始就为了琢磨演出点子而常来这里……”

“每天都来，因此和饲养员们结识，得以进入动物园后台，这里的各位，我和他们都认识很久了。”

这并不是随意的闲聊，而是拥有专业才能的他的一段人生插曲，是一段刚出道艺人和饲养员们之间的佳话。

“这次您来得不巧，被卷入飞来横祸。”绪方兽医说道。

模仿大师停下了擦拭眼镜的手。“不要觉得给我添麻烦了。很遗憾太田先生死了……真是奇怪为什么他那样的人会被杀。”

“我刚刚问大家有没有想到太田先生遭什么人记恨时，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想不出呢。”警部双手勾在裤子吊带上，“大家的回答还是一样吗？”

没人要收回此前的回答。据他们描述，被害者太田先生至少表面不会与人结怨。

“关于此案，若是各位想到什么请告诉我。也许有些话是不方便在大家面前说的。”警部打开记事本，“我还要确认各位昨日的行踪。中丝先生、白鸟先生、乾先生三位是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到五十五分之间到岗的，这是你们平时上班的时间吗？”

“是的，因为九点开始上班。”中丝代表大家回答。

“然后要工作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吧。能否向火村先生他们再简单说明一下夜间饲养员的工作？”

中丝面向火村和我，不厌其烦地解释：“这项工作正如你们所想象的，是照顾夜间动物和园内巡视。具体来说，首先是检查动物笼舍的电、暖气、冷气以及是否上好锁，当然了，也要确认动物是否出现异状，必要时联系负责的饲养员。另外，还要充当警卫人员，巡查园内是否有可疑人员逗留。”

“原来是这样，和酒店的 nightcrew(夜班)一样啊。兽医也是

早晚班吗？”火村问绪方。

“不是不是，兽医并不需要每晚都留在动物医院。昨晚很偶然，因为 Gonta 的流感迟迟未好，我担心就留下来看看。”

“Gonta 是谁？”

“是只雄性大猩猩。负责的饲养员也留下来照顾了它一会儿，看它状况稳定下来就在十一点左右回去了。我也可以回家，但家在泉大津，有点远。而且我还担心 Gonta 的情况，回去也麻烦，就干脆留了下来。”

“大猩猩也会感冒啊？”

听到我的无聊感慨，兽医斜眼看我，“估计是被观光客传染的，还是希望人们来动物园时注意一点，特别是大猩猩，可不像外表那么强壮。”

船曳警部干咳了一下将谈话带回正题，“绪方先生因此留在园内。然后，岗田先生是按照之前的约定，为了观察动物的夜间生态晚上十点前到的——这个约定是和哪位约的？”

“先是拜托了太田先生，然后太田先生通过中丝先生得到了园长的同意。太田先生是位热心的人。因为我是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所以希望在取得各位理解之后得到许可。”

“你是一个人在园内转来转去观察吗？”警部问。

“刚开始是跟白鸟先生一起，到十二点的时候，白鸟先生说‘要给小猫鼬喂奶’，然后就是我一个人在园内转来转去。”

“还要给幼崽喂奶？”火村问眉毛浓重的男子。

白鸟用低沉的声音答道：“是的，还有其他几只需要人工哺乳的动物。如果母亲太小，能力不够就会无法哺乳，这种状况下饲养员就要喂牛奶。白天由负责的饲养员喂养，晚上就交给夜间饲养员。”

夜间的动物园也有各种工作，还是挺忙的。

“接下来是关于被害的太田先生的行踪，”警部翻开手册的下一页，“他也是昨晚九点前到岗的，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巡视南园，然后就去爬虫馆检查机械设备和记录室温。十二点回到这里和大家一起休息。”

“是的。”只有中丝出声确认。

“吃了速食杯面当消夜之后，喝了咖啡，从十二点四十五分开始再次园内巡视。这次是巡视猴山所在的北园，一点整的时候遇见了岗田先生……”

阿倍野动物园因一条马路横穿，分为北园南园，两园用地下通道相连。

“是这样的。”模仿大师回答，“我在观察大象的时候，太田先生和我打了招呼。”

“当时是什么情况？”

“那时他说：‘你是第一次看到大象横躺着睡觉吧？’我说：‘这么大的鼾声我要用在表演中。’当时的交谈大概就说了这么多。太田先生笑着说：‘那你就加油练习吧！’就立刻走开了。”

我的脑海中开始浮现在夜晚的象舍门口交谈的两位男子的景象——虽然并不知道太田善治是以怎样的神态说话。他们并不是在游玩，我却不知何故感受到了非常自由的气氛。感受到夜晚的风，很是向往。啊，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离这里步行十五分钟的公寓里，我正弓着背对着打字机，写着我的血腥故事。说不定那个时候我正在休息喝咖啡呢，不管怎么说那个时候我的房间里并没有外面凉爽的风吹拂。

“然后你做了什么？”

“当然是练习大象的鼾声。在那里待了大概三十分钟，终于

找到了可以在舞台上表演的题材了。啊，对了，你们要不要试听一下？是这种感觉的——fuku……fuku……”

岗田鼓起双颊演示着新的表演内容。我兴趣盎然地听着，不过警部却一副“够了”的样子挥了挥记事本，“有成果当然好。不过，此后就没人见过活着的太田先生了吧？”

每个人都点了点头。

“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太田先生是在一点到两点之间被杀的。就是说可能是和他分开之后立刻遇害的。岗田先生，当时注意到什么情况没有？附近有没有人影？”

“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位艺人很抱歉地摇了摇头。

“太田先生是往猴山方向去的吗？”

“是的，我确定是那个方向。不过象舍和猴山虽然都在北园，但两者之间也有相当距离。我也无法判断他是不是去猴山，而且他也没说之后要去哪里……”

“太田先生之前有没有约定几点到猴山巡视？”警部问中丝。

“我们没有定得那么详细。一般来说，一点到三点之间巡视，确认北园没有异状之后，稍作休息就去照顾鸟类，因为鸟类是动物园里起得最早的。”

原来夜晚的终结、清晨的来临是由鸟类来宣告的。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立刻轻轻地展开了这里一天的景象。

勾着母亲的手臂、发出稚嫩声音跑来跑去的小女孩，骑在父亲肩膀上开心的男孩。当通天阁对面的天空被染成茜草一般的紫红色，充满孩子们欢声笑语的一天的热闹退去之时，大门紧闭。在静静睡着的动物园里只能听到动物们大大小小的鼾声和夜间动物的行动声，以及冷暖气等机器的运行声。我所能想到的是大都会正中央的别样世界。然后，比清晨还醒得早的、开始高声歌唱

的鸟儿们扇动它们的翅膀。早上的太阳照进来……

唉，现在可不是我恣意想象的时候啊。

3

“我能再问一次乾先生吗？你发现太田先生在猴山下的情况是怎样的？”

年纪最小的乾令二，也许是因为紧张，耸着肩细声说道：“我也是两点到三点之间巡视北园。到猴山之前时并没有发现任何异状，绕着猴山一周转了一圈正打算离开时，注意到地上有顶帽子。两个小时之前经过时还没有，我觉得奇怪捡起来一看，上面绣着太田先生的名字。心想莫非发生了什么事，就拿出手电往猴山下照，就在那里看到了太田先生……”

警部问：“人是趴着倒在地上吗？”

“是的，我叫了两三次没有回应，就慌慌张张地去叫绪方医生了。”

那时绪方刚从 Gonta 的笼子那里回来，正打算睡下。听到消息前往猴山的路上，遇见中丝和白鸟，对他们大喊出事了。两个人也一起去猴山，然后发现太田已经死亡，接下来报警——他只是重复了警部此前告诉我们的事情经过。

“发现遗体的时间是正好凌晨两点三十分？”

听到警部问，乾自信地回答“是的”。其他三人也证实自己是在两点三十分到四十分之间听到事故消息的。

“接下来我要再问已经问过的事情，”警部先做了铺垫，“一点到两点之间，你们有没有人看到什么可疑的情况，听到什么声音声响了吗？”

众人一起摇头。

“那么，请再说一遍各位从一点到两点之间的行踪。”

这是在听取不在场证明。被当做杀害同事的嫌犯肯定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不高兴，而是按照顺序回答。

“我的情况是，”中丝先说，“在巡视南园。一点半左右，看到正在和狐獴玩耍的白鸟君，和他打了声招呼，然后直到两点多都没见过其他人。”

接下来是白鸟，“我给狐獴哺乳之后陪它玩了一会儿。那是只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小东西，置之不顾有点于心不忍。和中丝君‘呦’地打招呼的时间是一点二十分左右吧。然后过了一阵子就去了北园的鸟园，因为三月是鸟类产卵的高峰期，所以要注意。”

乾接着回答：“那段时间我一直待在北园。两点之前去看了Gonta，并和绪方先生聊了一下，然后就一直一个人。”

绪方医生随后说，“我在Gonta的寝室里。既然决定住下，就在它情况更好一些之前一直陪在它身旁。乾君过来的时候不到两点。只有Gonta知道我哪里也没有去。”

最后说话的是Animal岗田：“我看完大象之后去看了河马、水牛，之后为了搜集模仿形态素材去了爬行动物馆。收获是看到锦蛇翻身睡觉的样子。实际上才不是呢，深夜一个人待在那种地方，感觉真是不舒服。”

我虽无经验但身有同感。

不过，从船曳警部的表情可以看出，没出现什么新情况。

“对了，警部先生，”绪方叫他，“我们按照您所问的回答了昨晚的行动。现在已经是第三遍了。被当做疑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这世界不可能只有我们五个人是疑犯。夜晚的动物园

的确是个封锁的场所。但是，也有可能是外面的人越墙而入。之前也发生过喝醉的年轻人不知从哪里闯进来胡闹的事。”

绪方说的话虽然客气，但两眼却明显浮现出刚刚还没有的不满。

“我知道。我们正在调查刚刚你说的情况。另外我们并没有把大家当做疑犯，还请理解！”

我不知道绪方是否接受这种说法，他只对警部的回答默默地点头。

警部的询问告一段落，他道了声“不好意思”就离开了房间，叫着部下森下的名字。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张纸片进来，纸片上有被揉成一团的痕迹。

“我要再问一次，各位对这里写的内容有什么线索吗？已经采集完指纹，大家可以拿着看。”

这张手掌大小的纸片先是交给了中丝。他伸出粗壮的手臂，礼貌性地看了一下回答：“没有。”然后这张纸条被依次递给白鸟、乾、绪方、岗田，每个人的回答都是“No”。

“这是受害者右手里握着的东西。”警部说着，将从岗田那里拿回来的纸片交给了火村。我探头去瞧，上面写着动物、鱼的名字。一眼看上去真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好像是暗号。”我说。

白鸟马上回答：“是暗号，这是太田君做的暗号。他向我们挑战‘知道是什么吗’，不过我们解不开。”

“你说到挑战，太田先生生前给你们看过这个暗号吗？”火村问。

白鸟摸着自己一夜未眠长出胡子的下巴，“昨天——不对，是前天晚上给我们看过。十二点休息的时候。边喝咖啡边闲聊，他



从口袋里拿出来问‘知道是什么吗’，他喜欢猜谜，之前也曾拿出自己做的暗号、谜语挑战我们。这算是休息时间的游戏吧，这张纸条上写的是他新做的暗号。”

火村边看纸条边问：“看来大家都解不出来，他告诉大家答案了吗？”

“没有，他笑着说‘你们再想两三天，答对的我请吃一千日元以内的任何东西。’”

“有没有提示？”

“完全没有。”

火村叹了一口气，“这适合你吧。”

他把暗号递给我。上面列的都是动物名称，无论爱猜谜的饲养员觉得这多有趣，我可一点都不觉得好玩。

“这个暗号需要动物的专门知识吗？他说过这样的话吗？”我自顾自地问。

“这么一说……”中丝开口道，“我当时正在思考时，他说了句‘连你都解不开吗？’”

“他说的是‘连你’？不是‘连你们’？”火村开始咬文嚼字。

“是的，我确定是‘连你都解不开吗？’”

我可以理解火村为何要确认这件事。如果说饲养员知识是解谜关键，应该是包含白鸟、乾的“连你们都解不开吗”的说法。

火村又继续问：“中丝先生你有没有特别负责，或者有没有只有他负责的动物？”

“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先不说资历尚浅的乾君，和白鸟君比起来，我没负责过什么特别的动物。也没有你说的只有他照